

# 外婆，外婆

[法] 菲利普·托赫冬 著 李雪 译

## Mémé

Philippe Torreton



南海出版公司

Mémé

Philippe Torreton

# 外婆，外婆

〔法〕菲利普·托赫冬 著 李雪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婆, 外婆/[法]托赫冬著; 李雪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5. 11  
ISBN 978-7-5442-8087-7

I. ①外… II. ①托…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150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5-042

*Mémé* by Philippe Torreton  
© L'Iconoclaste, Paris, 2014.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Dakai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外婆, 外婆

[法] 菲利普·托赫冬 著  
李雪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黄宁群  
特邀编辑 第五婷婷  
装帧设计 朱琳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00毫米×1120毫米 1/32  
印 张 4  
字 数 50千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8087-7  
定 价 2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告诉我拉扯着我的是什么  
告诉我风自何方吹来  
那些我们深爱的人去了哪里  
告诉我等待着我的是什么

——热拉尔·勒诺尔芒

《在人生的路途上》

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睡在外婆身边。那时我还很小，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星期后，面如菜色，疲惫不堪，但医生诊断说我已经脱离危险，没有太大问题了，我可以重新学习站立，也终于可以玩在我床头桌上堆积起来的玩具了。父母把我交给了外婆照顾，希望她能让我的气色好起来，肚子上长点肉，胳膊长点劲儿，下地到处跑跑。

外婆睡在我旁边，非常近，就在我隔壁的房间里。我们在房子的一头，靠西侧，就像一只船的船头，迎着多雨的诺曼底。我的房间非常小，仅仅能放下一床轧光鸭绒被、一个壁橱和一台脚踏缝纫机，连彩色墙纸上鼓

起的潮湿水泡都显得侵占了有限的空间。四面潮湿的墙壁把我的床包围着，外墙紧紧靠着床边，睡觉的时候得侧着身子缩着脑袋钻进去，避免碰到墙壁上冒出的冰凉的汗珠。

外婆照看我的同时，我也为外婆守夜，这可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外婆的夜间守卫。

我的职责就是听外婆睡觉。我像一只牧羊犬守着酣睡的羊群，抵抗着睡意，生怕它们迷失在可疑的氛围中，迷失在灾难前的可怕寂静里。我得分辨她的呼吸，由此推断她的睡眠质量，呼吸的突然暂停会让我非常担心。有时候鼾声之间令人心焦的停顿简直要了我的命。外婆不能死啊，至少现在不能死。

打鼾啊！我求求你了！

鼾声再起，感谢诺特，夜之女神。

我那时不希望外婆在我二十岁之前去世，因为二十岁时，我就长大了，成为一个男人，一个男人是能够直面苦

难的，外婆坚持住啊！当我二十岁时，我把“可以接受外婆去世的时间”推迟到三十岁。而当外婆真的去世时，我已经四十岁了，仍然没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从那以后，我怀念那种寂静，怀念那陋室里的简单装饰，怀念那潮湿房间里的味道，怀念那涂着厚厚油漆的门门的深沉撞击声，怀念那一扇扇膨胀的门摩擦着陶土砖地面的声音——不然，便是砖被下面的黏土推拱着要去摩擦那些门。我怀念那马虎修理的房子里的摇晃与嘈杂。我怀念那像一辆没有轮子的小推车似的停在广阔田野上的房子；怀念那没有地基、飘摇在诺曼底的黏土上的房子；怀念那扭着身子贴合在松散的土地上的房子；怀念那玩具娃娃的房子，那属于外婆的房子，墙边总放着一排排灰扑扑的粗麻布拖把用来蹭鞋底的泥巴，并防止蒙蒙细雨带来的涨潮流到我们床边，淹没我们的美梦。每当雨季来临，门边和窗边便放满了这些红蓝条相间的粗麻布拖把。它们之中的一个将会成为我的“小情



人”，贴心地堵在我的门下和窗户缝里。

谢谢你，外婆，你让我爱上了雨……这绿色的雨，如同一片绿色牧场。

你的雨让地面泛起青烟。

你的雨坚硬锋利如铁板。

你的雨充盈饱满。

丰厚而纯净。

你的雨细腻灵巧，无休无止，涓涓而流。

你的雨坚韧倔强。

你的雨滋润着梦想。

你的雨聚力于心。

你的雨就是希望。



我们从厨房进入外婆家，白铁门把手对于稚嫩的手掌

来说很坚硬。一步，就走进来了。右边是冰箱，它很容易就可以将食物冷却，因为它靠着窗户，人们忘记将窗户做成双层的或者密封起来——即使是夏天，冰箱的工作也因屋内的凉爽而大大简化了。同样是右边还有一张小小的福米加塑料贴面桌子，几乎贴着墙和冰箱，只剩下两侧可以经常使用。我们一般面向墙而坐，外婆坐在那把背对内侧的椅子上。她就坐在那里切洋葱，眼睛竟然都不会流泪。只有两把椅子，足够了。外婆就一个人，邮递员偶尔过来，顺便坐下喝杯咖啡或来杯烧酒。

进门的左手边，是一个洗碗槽，安装在一个胶合板操作台上，操作台用塑料包着，据说这样板子就不会翘曲变形。上方是制作方式和操作台一样的壁橱，但是壁橱通常是干的。敲打壁橱的磁石时，它们会发出低沉的木质声，有时竟也能像真正的家具一样发出奢侈的嘎吱声……正对着门的前方，放着外婆的所有家用电器，先是洗衣机和煤气灶签署了同居协议，不久又有了电烤箱，它的到来丰富了外婆的 Darty<sup>①</sup> 柜台。这个柜台一定是从休

---

<sup>①</sup>法国家电零售巨头。

闲法国<sup>①</sup>买了很多书后获得的赠品。

我们总是从那儿进入外婆家。不过在花园那侧，还有另外一扇门，正对着餐厅，但是这扇门和花园小路编织着一段浪漫缠绵的爱情故事，外婆不忍心拆散它们。有时候，夏天，人比较多，得好几个人抬着才能把它打开，木门和小路被迫分开时的哀号真是让我心碎，不过这时矮房子就变成了度假胜地。厨房的门有一个很现代的钥匙，很细，锯齿状，而花园门有一把大而无当的钥匙，像是箱子的钥匙，那种两个锯齿的，而不是搭扣的。

客厅，是外婆家的中心，热量从这个房间散发，尽一切努力到达其他房间。外婆家非常冷，房间里冷得使人生冻疮，很多热量像带着小火花的子弹从客厅发射出去，却牺牲在严寒的埋伏中。如果用现在的热量消耗等级衡量，外婆家那时可以被评为乙级。

热量，如同外婆腿内的血液，流通不畅。外婆家真是从头冷到脚。

---

<sup>①</sup>法国一家图书俱乐部，成立于1970年。

在十一月冰冷的雨水沓着的树叶里捡拾过苹果后，才能懂得享受干燥和温暖，甚至燃油炉散发出来的旧车库的味道都是一种奖赏，因为外婆家——那时候人们还不用longère<sup>①</sup>这个词来称呼这种房子——还没有壁炉，壁炉在她晚年时才到来，就像一件奢侈品。

外婆的房子像是一艘迷失的潜水艇，唯一的上岸口号是：密封！

冬天，我从没见外婆开过窗，窗户缝都用胶带封住，抵御无孔不入的严寒。门一打开就会使人不禁打战并叫出来：“快点儿，进来还是出去？”整个房间瞬间暴露在雨中。

关上一扇门就相当于修复了一个漏洞。

我在外婆家的星期天，雨落在窗棂上，打湿了我们的多米诺骨牌——不过，我现在知道把我所有的赌注拿在左手啦，外婆……

雨打着地面叮咚作响，屋顶的雨水飞流直下，水涨池

---

<sup>①</sup>法国的一种乡村建筑，又长又矮的石头房。

塘，田野里洪水泛滥。人们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玻璃上陷入沉思，雨会不会再次招来德国人？雨使得无聊像酵母一样不断发酵，我一个人趴在窗边，在无聊中编织着美梦，琢磨着藏身之所，万一……



当外婆擦洗她的陶土砖地面时，一场干燥与潮湿之间的激烈战斗就此打响。有时潮湿抵抗些日子，便化身为碗橱或者放面包的木箱下面顽固的小斑点，就像很多的小阿拉莫城堡。

但是潮湿有它的地盘，它的总司令部，就是外婆的女婿们修葺的浴室。一个浴缸、一个洗漱槽和一个马桶在这仅有的从另外一个很小的房间里偷来的三平方米里还总是争吵不停。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浴室总是被潮湿霸占着，原本为了美观或者遮丑到处贴着的大理石纹塑料板也翘起来了，边角都磨损了，接缝的地方如同两块闹翻了的大陆板块，各自翘起，相互道别。一个像服用了兴奋剂似的电

阻器很长时间以来失去了让房间暖和起来的希望，目前就满足于尽一切可能来防止短路。

就是在这间浴室里，坐在你的马桶上，我得知了一九八一年弗朗索瓦·密特朗<sup>①</sup>胜利的消息，我的父母高声呐喊，这是个吉兆，当他们在大选之夜呐喊，那一定是左派赢得了胜利。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清理嗓子……

就连放在木箱里的面包也得遭受隐蔽的阵雨。外婆每周三和周六早上刚从院子门前喇叭一直响的雪铁龙车厢买来的时候，面包还很硬，且又干又脆，可到了吃的时候，面包总是变得很皮，且又潮又软。一天，我的哥哥把面包打了一个结……面包很软可黄油却很硬。真傻，即使是在爱丽舍宫的餐桌上啃着巴黎最新流行的法棍，我依然怀念你面包上的绵软焦糖，就是这面包让我掉了最后几颗乳牙。

苹果也得忍受同样的惯例，我们从来不在它们还新鲜

---

<sup>①</sup> 弗朗索瓦·密特朗（1916—1996），1981年在总统竞选中胜出，成为法国第一个社会党人总统。

爽脆的时候吃。总是等到蔫了、长虫子了才吃，这时得知道如何用刀才行。削皮去籽之后，苹果的形状变得奇奇怪怪的，像是苹果做的汉字拼版游戏。

削苹果时，外婆握着刀的中间，攥着的拳头一端露出刀片，另一端露出刀柄末端。苹果就这样被由钢材和人的大拇指做成的修枝剪般的奇特工具修剪、削切。大拇指和刀片卡住削好的苹果的一端，直接把苹果送进嘴里，然后她切一小块卡门贝干酪，迅速放进嘴里与苹果一起嚼。我几乎没看到过外婆用其他姿势拿刀。外婆削土豆和切面包也是这样，她把法棍顶在胸前或用胳膊夹住来切，这是旧时光留下的老习惯：那个时候面包又大又灰，都是带到田里吃。圆形大面包得保持干净，切成片后就立刻给出去。面包在手间传来传去。

一旦结束了柔软的“青春期”，箱子里的一大块面包就变得很硬，外婆就会将它切成小块放进汤盘或者生奶里。不需要盛在桌子上的昂贵篮子里，也不需要画在面包皮上画十字架，没有把它放在旁边的盘子上或者被炉灶铁皮烤黑了也不必恼火，面包，和外婆一样，以自己的信仰安静地

活着，这信仰安定温和，无关宗教或迷信。真实的生活让人经受着恐惧，而彼世的恐惧虚无缥缈，于是人们让面包静静地存在，猫也有权利是黑色的。



厨房遭受着外面的侵扰，但是客厅，它，保持着清静。客厅显然很小，怎么办呢，它是中心，外婆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娱乐中心，我们可以在那儿玩多米诺骨牌，玩拼字游戏，观赏水族箱里的异国鱼，听《旅行箱》和《大头条》或者听穆罗奇讲头条。客厅里还有从休闲法国买来的大部头，比如整套的世家传奇《荆棘鸟》，这些书如同速冻食品一样打折出售，上面还有作者的美照，通常是像新篱笆一样紧张的美国女人。外婆非常喜欢爱情故事。两个克服苦难相爱的人总是让外婆憧憬不已，她还喜欢科幻。

为了读这些书，外婆就坐在窗边。



想象一下，外婆一个人安静地生活着，小憩之后，碗碟洗完了，关闭了卢森堡电台的《旅行箱》节目，抓着靠背把椅子搬到矮灯射出的一束光线下，从夹着基伯龙明信片的那页读起，书放在一个垫子上，垫子放在她的膝盖上。

她读得很认真。

一份日报她能读上一个星期。《早安蓬托德梅尔》，外婆的日报，在用来包土豆皮之前可是她仔细剖读的对象。源源不断地涌入我们手机的时事，信息频道主播播报的新闻和股票信息，吊索上死了多少人，这些都不是外婆的新闻。而新婚夫妇走出教堂高兴地站在修剪过的树篱或橄榄气球下，精疲力竭的妈妈在当地独家新闻镜头前努力微笑着举起她三千七百五十克的幸福，悼念的人们，被遗憾地宣布无法看到孩子初领圣体的人，美食节和悬挂的纪念章，勃洛特餐，老人们的比赛，妙法节，既没有交响乐也没有戏剧、既没有展示也没有回顾的乡村文化，远离一切、什么都不用预订的文化，所有这些才是外婆的新闻。

外婆从白铁眼镜盒里拿出眼镜，透过底边阅读这些过时的新闻，她记录着人潮的时刻表，记录着生命的浅滩和